

海迪自选集



轮椅上的梦

张海迪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轮椅上的梦

张海迪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迪自选集.第1卷,轮椅上的梦 / 张海迪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

ISBN 978-7-02-008351-0

I. ①海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②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7.2 ②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08111号

责任编辑:胡玉萍

装帧设计:何 婷

责任印制:史 帅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466千字 开本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67.375 插页24

2011年4月北京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3000

ISBN 978-7-02-008351-0 定价180.00元(全六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致 读 者

三年前，我离开作家协会，来到中国残联，这里的工作是全新的，我和同事们一起为残疾人事业而奋斗。每当夜晚坐在桌前，我依然会情不自禁地翻开书，或是拿起笔。我总是怀念那些曾经写作的日日夜夜，我喜欢听钢笔划过纸页沙沙的声响，我喜欢蓝色墨水在雪白的稿纸上留下的痕迹，一行行，一段段，心灵之河在寂静中流淌。于是，眼前是一片翠绿的春天；于是，笔下的人物和我一起走向文学的永远……

二十五年间，我出版了两百万字的作品，今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些文字汇聚在一起，出版《海迪自选集》。此刻，我心里充满感激，感谢我亲爱的编辑，你们认真的工作为这些书增添了美丽的色彩。感谢我亲爱的朋友，你们的支持是我不断前行的力量。

编辑说，下一次还要出版我的翻译作品集，我答应了，我一定努力。

海迪

2011年4月16日

谨以此书献给我少女时代的朋友们
还有那些随风飘逝的岁月……

你见过我，你也许见过我，是在一列火车上。如果你穿过记忆的大门，你或许会记得，在靠车厢门口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女孩子，那时她十五岁，梳两条长长的辫子，辫子垂在胸前。她穿着红色的翻领毛衣，毛衣是手织的。要是你稍稍留意，也许会发现她的脸色有点儿苍白。你不知道在这以前的事，也不知道那时正在发生的事，更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。但不管怎样，你是见过我的，要是你仔细回想，你也许会发现那个女孩子一路都没有说话，这样你或许就会觉得她很忧郁。你看她的时候，她把脸扭向了窗外，她从不愿让别人看见她的眼泪。后来她从一个花布书包里拿出一本有点儿旧了的代数课本，看一道很难的题，是一个方程组。对她来说那本书很难。她默默地解着那个多元方程组，好像忘了周围的一切。她只想把这个方程组解出来，不让黎江笑话她，她很怕他看不起自己。你不知道黎江是谁，也不知道他对她有多么重要。她看书看了很久也没解出那道题。后来她就把手放回花书包。

突然就离开了城市，让她很迷惘，她不知道前面是什么。她想起一个词——未来。过去她觉得这是一个常常让她产生憧憬的词，也是一个常常让她激动的词。她不能准确地说出自己为什么激动，可她觉得未来总会发生一些什么，她就是为那些说不清的什

么而激动的。未来是什么呢？她在想。这是一个时间问题。那时，她还不知道这是哲学家、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思考的问题。她想的是另一个概念，未来是什么时候？她觉得未来太远了，不像火车，有一个到达的时间，而未来是没有到达时间的，未来也许就是多年前她没想到的今天。也许是明年的今天，或是后年，或是……她想，未来就是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……

你见过我，是在火车上。那趟车咣当咣当开得很慢，在每一站都要停一会儿。你见过我，你也许会想起，她朝窗外看了很久，可你并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一切结束了，又重新开始了，结束也许就是另一次开始。她曾期待结束这一切，开始另一切，让所有的一切重新开始，就像蛹变成美丽的蝴蝶……

火车晃动着，窗外的田野一片片向后旋转，树木一棵棵向后闪去，还有记忆的河流……

二

我那时很喜欢画房子，无论去哪里，都要带上我的十二色蜡笔。大人看见我画的房子都说我画得好，他们有的说，长大了当建筑师吧。我很想见到一个建筑师，看看他画的房子。我画的房子都是我自己想像出来的，实际上有没有那种形状的房子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画，想怎么画就怎么画。我画的大多是楼房，有的楼顶飘着云彩，我画的楼都很高。我开始画高楼的时候我的腿已经不能走路了。我后来想，假如我从来没有病，也许就不会喜欢画高楼了。那一天，我从病床上坐起来，以为很快就能回家

了，可医生说我还得再住下去。我害怕病房，病房里太安静，墙壁白得刺眼，还有一种可怕的气味，后来一闻到那种味儿，我就知道又要打针吃药，进手术室了。我总想逃跑，还想过黑夜里逃跑。没病之前我曾经从家里逃跑过，妈妈不让我自己上街，她说我还小。可我很想去，有一次，趁妈妈不注意，我偷偷跑了，我在大街上闲逛，还跑进商店看玩具，天黑了我才想起回家，我累得走不动了，坐在地上，倚着一根电线杆睡着了……那时候，我还不喜欢画画，只想到处乱跑。在医院我整天不是躺着就是坐着，我烦得常常大声尖叫。开始护士一听我叫就赶紧跑来，怎么啦怎么啦？她们总是一脸慌张。后来她们就不紧张了。每次我发疯似的叫，她们就说，别着急，过几天就让你出院啦。可我不听，谁也无法让我安静。想不起又过了多久，我终于回家了。爸爸给我买了一盒蜡笔，还有图画本。我安静下来，开始画房子，一张又一张。我画的楼房里很热闹，每一层都有很多人。其实我的四周平时没有人，只有一只白猫。我很想跟人们说话，可我只能给自己说话。在我的记忆中有许多孩子跟我说话，我曾和他们在一起疯跑疯闹。离开他们，我在神经科病房里见到的几乎都是昏迷不醒的孩子，他们偶尔也说话，是说胡话，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。我觉得很丧气，就回想那些和我说过话的孩子。可我那时总爱跟女孩儿吵架，我们互相翻白眼，互相呸对方。我从不和男孩儿吵架，有一次我在火车上见过一个会拉小提琴的男孩子，他一路总是对我笑，说实话，我很想再见到他。

有一天，爸爸说我们就要搬家了，搬到一幢楼房里。我找出很久不用的蜡笔，画了一幢红色的楼房，楼上的每一扇窗子都是敞开的，一个个孩子从窗口露出笑脸。我在楼前画了一个穿花裙子的小女孩儿，她正扬起胳膊向新朋友问好，楼上楼下洋溢着一片温馨友



好的气氛。我在楼房四周画满了奇异的花草。我毫不吝惜地把彩色蜡笔尽情涂抹在那些花草和女孩子的花衣裙上，还给每个孩子都涂上两个火红的脸蛋儿。

我们的新家真的是一幢红色楼房，虽然不像我画中的楼房那样花团锦簇，却比我画的端正和坚固得多。楼前有一排青青的柳树，树下是连成一片的绿草，几只洁白的鸽子正在草坪上悠闲地踱来踱去，还不时发出咕咕的叫声。我抬眼看看，楼上有很多窗子，可那些窗子几乎都关着，有的还拉着窗帘，把我的画中的孩子遮挡得无影无踪。

我的窗外有一棵柳树，几只小麻雀正在枝头上蹦跳着，叽叽喳喳地吵闹着。猫弟弟一进门就注意到它们了，它敏捷地跳到窗台上，圆圆的眼睛紧盯着小麻雀，射出贪婪的光。它翘起胡子呜呜地叫着，像只笼中虎似的来回踱着，对那些快乐的小鸟大耍威风。小麻雀们对这个突然出现的暴君很惧怕，在它还没有发起进攻前，便一哄而散，逃走了。猫弟弟不甘心地伸长脖子东瞧西看，确信小麻雀们不再回来时，就扫兴地甩甩尾巴跳下窗台，懒懒地蜷到我的枕边做梦去了。我嘟哝猫弟弟，怪它一进门就把小鸟赶走了。

窗外几只鸽子还在不停地咕咕叫着，我趴在窗台上，看着它们，它们在说什么？咕咕咕咕，咕咕咕咕……后来我恍惚看见一群孩子拥到窗边，他们七嘴八舌地对我说什么，我跑出去，和他们手拉手围成一个个圆圈，又唱又跳。那群鸽子拍着翅膀飞起来，在我们的头顶盘旋。我们的歌声很响亮，节奏很整齐，我觉得还有一阵叮叮咚咚的钢琴声。

我猛地睁开眼睛。

夜幕早已低低垂落，琴声却真的在响，真的是钢琴。一支美妙

的琴曲飘荡着，忽而柔曼似水，忽而声震如钟，忽而又仿佛携来习习清风。于是，月儿像游船，缓缓浮上夜的黑海，星儿像灯标，静静地闪烁在无边的夜空……我觉得心里仿佛荡漾开一片柔和的清波。

忽然，琴声一转，节奏变得明快起来，并且总是围绕着一个旋律回响。正在睡觉的猫弟弟醒了，它机灵地竖起耳朵，眼睛也瞪圆了，先是倾听片刻，随即一跃跳下床，在地上来回奔跑着，撒起欢儿来，拴在它尾巴上的小铜铃发出丁零零响声，它被铃声吸引着，一刻不停地蹦跳着，打着转转又扑又捉，可它怎么也捉不住自己的尾巴。看着它摇头摆尾，又笨又可爱的样子，我忍不住笑起来。我发现这铃声和着跳动的琴曲竟是那么和谐，我真想知道，隔壁是谁在弹琴。

三

喧闹而快乐的琴曲在一双白皙灵活的手下流淌着，叮叮咚咚敲击着夜的耳鼓。谭静熟练而流畅地弹奏着肖邦的《小狗圆舞曲》。这是她最喜欢的一支琴曲，那一串串闪动的音符就像一颗颗晶亮的珠子，轻盈地在琴键上跳跃滚动。

谭静不时抬头看一眼挂在钢琴上方的一幅油画，画中有一只可爱的长毛小狗，大脑袋披满了浓密柔软的毛，眼睛几乎都被毛遮住了。它的尾巴上拴着一只亮闪闪的小铜铃，小狗正使劲儿回过头，想咬住小铜铃。它那憨乎乎的体态，和那固执而焦急的表情更加让人喜爱。

每当《小狗圆舞曲》充满情趣和快乐的节奏在指尖上响起，谭静的目光就会情不自禁地落在这幅油画上。她的眼前时常出现幻觉，总觉得那只小狗真的就旋转起来，她甚至听到了小铜铃丁零零的响声。啊，尤其是今晚，她觉得铃声格外清晰，就反反复复地弹奏着，惟恐自己一停下来，美妙的铃声就会消失。

谭静很小的时候，就学钢琴了，开始妈妈教她弹《拜尔》。一连串单调枯燥的练习曲把她缠得不耐烦，只要妈妈一离开，她就会随心所欲地乱弹一气。在她的手下，钢琴像一只发怒的小公牛，一会儿哼哼地吼叫，一会儿又发出呻吟。岁月在五线谱的更换中叮叮咚咚地过去了。随着钢琴奏出的优美清脆的旋律，谭静的性格渐渐沉稳了许多，并且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，要把她所认识的世界用琴声表现出来。在她的弹奏中，枯黄的草坪变绿了，干涸的小河哗啦啦地唱起了歌，一群小鸟展开翅膀在她的眼前飞起来了……她被自己双手弹奏出的每一个音符吸引住了。从此，谭静爱上了钢琴，每支曲子都要反复练习，她不再感到音乐枯燥，音乐中有无穷的奥秘啊。她想将来长大了，要把每一个动人的故事都变成一支优美的钢琴曲，让每一个地方都回荡着琴声，山川，原野，天空，海洋。窗外，星河像一条闪光的五线谱，晚风揉响了月光的弦，一起融进了她的琴曲里……

四

在这座楼房里，我听见了一群女孩子的欢声笑语。每天下午放学她们都会又说又笑地跑进大院子，有时她们会互相追逐一阵，

有时就说笑着跑上楼去。她们是些什么样的女孩子啊？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涌动起来。

一天下午，几个女孩子的笑闹声由远而近。我听见一个嗓音清朗朗的女孩子气喘吁吁地叫着，噢，追上了，追上了！怎么样，追上了吧？另一个女孩子发出一声惊惶的尖叫。接着是几个女孩子混在一起的笑声，我被这笑声吸引着。

谭静，你跑得真快，我们出了校门，走了老远还没见你出来呢，你跑得这么快，真是个野兔子。发出尖叫的女孩子喘息未定地说。

那个嗓音清朗朗的女孩子说，好啊维娜，你骂我，这下你可别想知道我带来的好消息了。什么好消息，什么好消息呀？又一个嗓音圆润的女孩子插进来问。

燕宁，来，我趴在你耳朵上说。叫谭静的女孩子不知在做什么。维娜着急地大声央求着，谭静，谭静，你也告诉我吧，我再也不骂你了。

谁叫你们放学就跑啦？音乐老师到处找你们呢。谭静说。

真的啊？燕宁说，我以为今天不开队会就走了。

维娜又问，谭静，你快说，是什么好消息呀？

嗯……好吧。谭静说，刚才老师说，下星期三咱们学校歌咏队要去广播电台录节目，录合唱！真的？

当然，不信你们去问老师，老师还说让燕宁当领唱呢！

嗨——她们发出一阵欢呼。

哎，谭静，那我们录什么歌啊？维娜问。

老师说，就是咱们在新年联欢会上唱的那支。说着她轻声唱起来：不论天涯海角，远渡重洋，忠实的朋友永远在我身旁……哎，维娜，下面是什么词啊？

维娜小声唱起来：不论岁月动荡，啦啦啦……我忘了。

燕宁接着唱下去：不论岁月动荡，时光黯淡，友谊的火把为我们把道路照亮……后面几段词我也想不起来了。维娜，我记得在你家听过这支歌，你哥哥那些唱片里好像有。

那我们去找找。维娜说。

谭静问，可是我们没有曲谱啊。

我去找歌本。燕宁抢着回答。

谭静说，我们可是第一次录音，一定要好好练练。她又说，对了，老师说这次要录多声部，维娜你跟于海燕、庄志辉、刘援朝他们唱第一声部，我和李南征、宋小北还有许和平他们唱第二声部……

燕宁问，谭静，许和平怎么还没回来啊？

可能快了吧。

……

听着她们热闹的谈论，我恍惚觉得自己就站在她们中间，我在问她们，我唱第一声部，还是唱第二声部呢？

这时，维娜着急地催促着，燕宁，咱们快去你家找歌本吧。

好吧，走。

女孩子们说着，往楼上去了。

我有说不出的失望。她们的说笑声近在身旁，可我被锁在屋里。我为自己不能像她们一样友爱而委屈，为我的生活中没有学校、没有老师、没有幸运的歌咏队而难过。我看见我哭了，我真的哭了吗？我常常想哭，可我从不在别人面前掉眼泪，更不在别人面前抽泣，我总是把眼泪憋到喉咙里咽下去。其实我很想哭一次，使劲儿哭，就像身边没有人，想怎么哭就怎么哭。我不想听人们说我勇敢，我其实不勇敢，一点儿也不，我心里总在哭，我总想使劲儿

哭,我觉得那样哭会很快乐,我很想快乐地哭……我想认识那些女孩子,可我怎么才能让她们知道我的存在呢?

在这件事情上,猫弟弟很难说是一个称心的伙伴儿,它拒绝给我任何帮助。我写了一张热情洋溢的纸条,拴在它的脖子上,把它推出窗口,希望它能像童话故事里的鸽子或狗那样去为我送信。可是,不管我怎么催促、恳求,它就是不肯做我的信使,还带着我的信钻到床底下,用爪子和牙齿把信撕扯成碎纸条。

窗外的小柳树发出沙沙声,仿佛唱着一支歌。我想起那优美的钢琴曲,哦,歌声。歌声也许能把我的心愿送到那些女孩子的耳边。一连几天,只要外面有一点儿声音,我就大声唱歌。我相信,她们听见歌声一定会到我的床边来。我一遍又一遍地唱着,好像看见那群女孩子涌进门来,一下围坐在我的床边……

五

嘘——

谭静将手指竖在嘴唇上,瞪大了眼睛看着燕宁和维娜,又把耳朵贴在传出歌声的门上,她屏住气息,仔细倾听着。维娜和燕宁也紧挨着凑过来,围拢在她身边。她们小心翼翼地尽量不让自己发出声音。这一刻,她们的心全都怦怦地跳得很响。开始,她们听见这间屋里传出断断续续的歌声,谁也没有在意,以为是新搬来的女孩儿在唱歌,可是,好几天过去了,她们却没有见到唱歌的人。她每天都在屋里没完没了地唱,谭静觉得她不像是在练声,她甚至想,她这样毫无节制地唱歌会把嗓子喊坏的,现在,这个女孩儿的



嗓子真的有点沙哑了……歌声弱下去，歌声消失了。谭静听见屋里的人好像在抽泣。她轻轻退到楼道里，把她听到的声音告诉跟过来的燕宁和维娜。嗨，你们说奇怪吧？谭静问道。维娜说，是很奇怪。在她们生活中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，这歌声激发了她们的好奇心。她们仔细想想，觉得这歌声里好像有一种无法形容的东西，让她们的心感到震颤。歌声又响起来，在静静的楼道里，这歌声激起了空荡荡的回声，就像一个在旷野里迷失了方向的孩子向四周发出了无助的呼唤。

谭静紧盯着燕宁、维娜，她低声问，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
维娜摇摇头，露出一脸的困惑，她也想，屋里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呢？

她们被这歌声牢牢吸引着，又一次轻手轻脚地来到这个上着锁的门前，出神地听着，这歌声引起了她们的幻想，她们按照各自的想像，猜测着屋里这个唱歌的女孩子。她是谁？为什么没见她出来过？歌声再一次慢慢低落下去了。燕宁在这歌声消失之前退到了楼梯口，她招招手，谭静和维娜跟过来，燕宁轻声问，你们说，她是谁啊？

谭静摇摇头说，不知道。

维娜说，可是，你们听出来了吗，她好像很难过。

我也这么想。谭静说。

我认为咱们应该去问问她。燕宁热心地说。

对呀！谭静立刻表示赞成，说话的声音似一下提高了八度。

可是……维娜有点儿犹豫不决地问，那我们谁先去敲门呢？

我！燕宁自告奋勇地回答。

三个女孩子又一次朝那个上着锁的门走去……

六

屋门传来轻轻的叩响。我问，是谁？

我们！

我们！

几个女孩子争相回答，又急切地问，嗨，你为什么不出来？

我……我不能出去……

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

是做错事关禁闭了吗？

不，不是……

那为什么？

你们进来吧。我说。

可你的门锁着呢。

啊，钥匙就在门框上面。

好吧，你等着。我听见她们在门外忙乱起来。

我赶忙倚着被子坐好，又拉拉毯子，尽量把双腿盖严实。刚才的失望和现在的惊喜交织在一起，我有点慌乱，她们会做我的朋友吗？我在想。

燕宁，找到了吗？外面谭静的声音在催促。

别急……哦，在这儿。

一串钥匙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丁零声，接着门锁被打开了。屋门慢慢推开一条缝，一个女孩子小心翼翼地把头探进来，她看上去十四五岁的样子。她的一双弯月似的眼睛带着疑问，在一副白

框眼镜后面探询地张望着。

我向她伸出手。

戴眼镜的女孩子闪身进来了，她好像有分身术似的，一眨眼进来了三个。她们带着惊异的表情来到我的床边，询问般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。戴眼镜的女孩子穿着一件方格外套，白衬衣的领子翻在外面，她梳着乌黑的齐耳短发，头顶偏右边用红色玻璃丝扎着一个歪辫儿，圆圆的脸上那对弯月似的眼睛很秀气。见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，就歪头一笑，她问，你叫什么？

这是很久以来第一个跳出我的幻想和我说话的女孩子啊！我，我叫方丹。我说。

我叫马燕宁。她说着转回身拉过身后的女孩子，指着其中一个说，方丹，你认识一下吧，这是我的同学罗维娜，又指指另一个说，这是谭静，也是我的同学，我们都在一个中学，不过她们和我不在一个班。

维娜正忽闪着一双大眼睛注视着我，一对柔软的长辫子垂在身后，雪白的皮肤像细瓷一样光滑，眉毛又细又长，几乎没进了鬓边的发丝里。她微笑着，嘴角边现出一对浅浅的酒窝。她的色彩淡雅的花衬衣别在蓝色的背带裤里，显得格外有精神。

她身旁的谭静个子最高，她修长的身材要比燕宁高出半个头，可脸上的神情却充满稚气，黑亮亮的眸子里洋溢着热情的光芒。她的脑后高高地扎着个马尾辫，光洁的额头上垂着一绺卷发，弯弯的像一个活泼的音符“2”。她穿了一件绿色的套头毛衣，一条咖啡色的灯心绒裤子让她的腿显得很长，看着她，我想起了春天刚刚冒芽的小柳树。

方丹，你在看什么？你在猜我们谁大，是吗？谭静晃着额头上